



作家阿来获聘2022年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

# 参与并书写生态文明建设

◆本报记者王琳琳

刚刚在成都参加完四川省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,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,又马不停蹄来到辽宁省沈阳市,参加2022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,并从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手中接过了2022年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的聘书。

阿来的这个六月,“生态”“环保”成为关键词。

有朋友说,阿来“跨界”了,“从文学跨界到科学、到社会学”。但阿来自己并没有这样的感觉,在他看来,“人首先是生物圈中的基本成员,然后才是进化链顶端的人,然后才是人类社会分工中从事某种专业的人。”

而当下人类的生存发展,从一呼一吸到生产消费,其质量的高低、选择的善恶,都与人类对自然的认知,对生命共同体的理解息息相关。

“生态环境的维持与改善,是全人类所有人的共同任务;生态意识,是全世界所有人的共同认识。”阿来说。

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,在长达3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,阿来的大部分作品都致力于写出人类社会的丰富与复杂,也写出人类所依存的自然环境的真实状况。

在其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说《蘑菇圈》中,他写到了富裕起来的人对松茸近乎痴狂的消费,造成边远地区生态的破坏和影响;在小说《三只虫草》中,他用小学生采挖虫草以换取百科全书的经历,见微知著地折射出人与自然及环境保护等主题;在小说《河上柏影》中,他写到了人对崖柏的病态消费给这种植物带来的严重生存危机。

而在其获全国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、表现汶川地震的长篇小说《云中记》中,更投入大量篇幅着力于描绘岷江干热河谷带自然带的修复与重建。有评论家统计说,《云中记》中有有名有姓的植物出现了30多种。

在科学健全的自然观尚待进一步全面深入建立和完善的情形下,阿来对自然以及人在自然中身份的认知,超乎一般人。

其实,身兼全国人大代表、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等多重身份,阿来对生态环保的关注远远不止于停留在文学作品上。

自2008年首次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以来,他提交过关于湿地保护、动植物资源保护、自然保护区立法、国家公园建设等诸多议题的建议,还与环保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携手,持续关注横断山区珍稀植物康定木兰和小叶槭的保育工作。

他关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,不是泛泛而谈,而是具体到某个问题。比如如何建立健全长江、黄河上游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,如何通过引调大渡河、青衣江水补给岷江等规划工程,解决成都平原经济区水资源短缺等问题等。

这种对公共问题、对社会问题的关注,“不为自己说话”的坚持,体现了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意识。

生活中的阿来,其言行亦充满着强烈的自省与自觉。熟悉阿来的朋友都知道,与他邀约,最好选择和他能在一个小时的范围内相见的地点,这样他就可以走路去,走路回。

“人生不满百,常怀千岁忧。”阿来深刻地意识到,在现代社会的巨大冲击下,在近乎狂热的物质消费狂潮中,中国古代朴素的“天人合一”的观念正面临巨大的考验,如何把对生命共同体的认知熔铸到文学作品中,熔铸到创作实践中,需要秉持知行合一的优秀传统。

为此,阿来欣然接受2022年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邀约。“一个作家,首先是参与、见证,其次才是书写与记录。”阿来说。

而通过担任特邀观察员,他可以在此过程中向科学家学习,向所有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做出成绩的人学习,与他们同行。

来参加会议的前几天,阿来还在川北的米仓山中,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一起,一边探访森林中秦汉时期的巴蜀古道遗迹,一边讨论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议题。当下,四川省正筹划在若尔盖草原建立黄河国家公园,也引起阿来的浓厚兴趣。他决定自下月开始,从黄河源头到若尔盖草原,来一次上游的生态和文化考察。

担任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后,阿来的打算更多了。一方面,他希望作为一名作家,在自己的写作中向社会、向读者传达尊重自然、保护自然的观念;另一方面,力所能及地参与一些认识自然、保护自然的志愿工作。

“如果能带动更多人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,或者推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,就更理想了。一个写作者,就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,用这样的方式,回应社会的重大关切。”阿来说。

人间四月天,草长莺飞,芳菲依然。恰读到阿来的随笔集《时光边缘》,不由觉得,重庆的风景,重庆的味道密密实地朝我走过来了。

那是一座值得一去再去的城市。重庆历史上三为国都,四次筑城,是巴渝文化发祥地,文字记载已有3000余年。“天下诗人皆入蜀,行到三峡必有诗。”历朝历代,凡沿江上下的文人墨客无不流连于此,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李商隐、黄庭坚等都曾在重庆及三峡一带写下脍炙人口的诗文。宋代苏轼的《渝州舟中》就让人遐想不已:“曾闻五月到渝州,水拍长亭响下流。惟有梦魂长缭绕,共论唐史更绸缪。”重庆古时即称渝州,苏轼去时,一定是坐以江边缘长亭,听水浪拍打,话唐史风流。一晃千载已过,当年的渝州如今已是中国的西南部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、金融、科创、航运和商贸物流中心,“一带一路”和长江经济带重要联结点和内陆开放高地,更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厚的源泉。

经历丰富的张刚并非一位职业作家,但他的阅历和视角恰是对应了这座城市的多元方位,包括自然山川,市井风情,人际交往,甚至官场生态等,真实地、有滋有味地展现了当下重庆这座大都市的律动和风貌。

在他的笔下,重庆“有山有水、有大山有水,江峡相拥,山环水绕”,得天独厚;重庆人勤劳智慧、坚韧乐观,敢于创造奇迹。“这里逢山开路,逢水架桥,世界桥都的美誉声名远播;这里两江交汇,超过百艘争流随时可见孤帆远影碧空尽的辽阔壮阔;这里轻轨穿梭,穿楼而过,穿云破雾,给人魔幻现实主义的心灵震撼。”张刚以笔扫描,使读者掠过重庆主城区联结沟通两江四岸的路、桥、船和隧道,还有往来穿梭于长江和嘉陵江上的索道缆车,阅读之中也仿佛乘风习江风,伴朵朵云彩,俯瞰天堑变通途,感受这座现代化山城的蜕变,奇特的个性和浪漫风采。

重庆目前有人口3000多万,辖中心繁华城区,也含涪陵、万州、黔江等地的城镇乡村,张刚的家乡秀山便在其中。他的随笔难免一抹乡愁,在“秀山西街”“梦回初恋是边城”“川河盖上的思归亭”等篇什里,咏叹青山绿水之美,将或近或远的人事与山川风物相融合,寻觅着人生的真谛。在经历了很多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后,他的诉说更愿意选择回归自然,用脚去丈量山林田湖草沙,与之对话,体会纯净的山野之风对心灵的涤荡,并由此写出一篇篇随笔和带有青草

气息的小诗。随笔应是散文的一种体裁,篇幅相对短小、精当,可以抒情、叙事或议论,好处在于可一事一议,一景一描,灵活自由。在我看来,好文章不计长短,而重在言之有物。宋代文人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序中对此释为:“意之所之,随即纪录,因其后先,无复意次,故目之曰随笔。”所谓“意”,可指意境、意趣,意韵,这在张刚的随笔里都能读到。“有几人未曾深切体验过山穷水尽疑无路、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风雨人生的五味杂陈呢?”上接“天线”,下接“地气”,“百炼钢化绕指柔”,他以随笔或借物抒情,或借事说理,表达了对人生、对社会、对世界的体验和思考,耐人寻味。

读张刚的随笔,不由想起清代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,薄薄的小书,数十篇短文,每篇多则几百字,少则几百字,但读来令人兴致盎然,掩卷之后仍似意犹未尽。张刚的《时光边缘》也不时有让人回味之处。如写古代渝州铜梁有一位知县留下名言:“得一官不荣,失一官不辱,勿说一官无用,地方全靠一官;吃百姓之饭,穿百姓之衣,莫道百姓可欺,自己也是百姓。”张刚在文中感慨道:“这耳熟能详的良好话说得好清楚呢!”再如写到秀山那地方的人爱唱民歌,著名的花灯民歌《黄杨扁担》就出自秀山溪口乡,多年前农民吃不饱饭闹春荒,但当地酷爱民歌跳花灯的小俩口却道:“管他的哟,先跳花灯再去找米下锅哟!”一句话勾出了重庆人乐观爽朗的性



张刚随笔集《时光边缘》

格。还比如写到考古工作者在重庆秀山县发现了一条4.23亿年前的化石“边城鱼”,这次重大发现,使人全面认识有颌类的早期身体结构、脊椎动物“从鱼到人”的演化有了关键的实证。一条小鱼,穿越数亿年时光,与当代人邂逅相遇,而张刚由此联想,抒发了更多对生命的珍惜和敬畏。

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,从张刚随笔中可知,近年来,重庆各地摒弃房地产开发“找快钱”的思路和做法,着力建设“长江风景眼、重庆生态岛”,追求“天人合一”“知行合一”,“把尊重、顺应和保护自然放在第一位,持续不断地护山、理水、管林、疏田、清湖、丰草,自然恢复和生态修复日见良好,基本实现了山青、水秀、林美、田良、湖净、草绿,为更多的动物提供了栖息地,丰富了生物多样性的多样性。”读到这样的文字,不禁让出生于三峡之畔,喝着长江水长大的我尤其欣喜不已。

张刚还爱写诗,他在《时光边缘》的夹叙夹议之间,还缀上了一首首小诗,也就是他在山野里、大江边,孤灯下灵感迸发的一行行韵律,“而我呢/更喜欢壮怀激烈/恰似英雄/不经意地/前爪触碰剑刃的锋利/即使低回/也只想变成/亚马逊森林的那只蝴蝶/扇动双翅/混沌中飞翔/悄无声息。”

张刚目前已出版诗集、散文集《黄葛树下》《灵魂之趣——心灵与大千世界的对话》等5部,谁能可贵的是,他的写作不仅有着对历史的回顾,自然的抒怀,更有对现实的关照,他贴近生活,接地气、察民心,面对时代的种种矛盾难题,真诚地亮出心迹,据理分析,不回避不虚伪,表现出一位书写者以文化人,以德润心应有的道义和情怀。

迄今为止,我还未曾与张刚谋面,但因为读了他的这些随笔,倒仿佛已是熟悉不过的了。了解一个人,其实外貌并不重要,重要的还是其真实的内心,有的人,你可能与他相处多年,也未能听到他一句真话,未能望到他的心灵,所以对你而言,这人永远是陌生的;而有的人虽然未曾见面,但他的文字已坦露了他的世界,你徜徉其中,知晓了所有的花朵和野草,明白他原来度过的是这样的一些时光,看到了是这样一些风景,又有着这样的一些心思,于是你渐觉相识,渐觉亲切。

张刚的《时光边缘》便是这样让我们进入到现实而又浪漫的风景眼,让读者识得他的内心,也识得而今的重度。

# 繁荣生态文学 共建美丽中国

——2022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中国生态文学论坛发言摘编(二)

## 文学是所有大地上的事

《十月》杂志副主编 季亚娅

生态文学、自然写作近些年很受关注。可以说,当代文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“绿色”传统。2021年,《十月》杂志联合贵州“十二背后”国际旅游区,发起首届“美丽中国”生态文学奖评选。

奖项设置有3个目的,即讲好生态文明的中国故事、讲好生态文明的当代故事、讲好生态文明的地方故事。这3个故事讲好了,我们就能真正做到践行“两山”理论,以文艺助力生态文明建设。

当前,大家对于生态文学的定义、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同。有人认为,它是以自然为中心、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传统生态文学;也有人认为,它应该更开放多元,赋予更广泛的文化、政治经济学、美学和伦理学视野。

我想,生态命题对于文学的意义,首先

在于表现内容和世界观的变化,从“文学是文学”到“文学是所有大地上的事情”。同时,我们更加重视“生态文学”这个词背后的多重学科视野,和这个多学科视野提供的可能性。

这次生态文学奖的评选,评委会成员包括文学家、生态作家、博物学家、艺术家、建筑学家,充分考虑了生态文学写作的跨界和破圈。我们希望,通过多元且开放的讨论,确立什么是生态文学,什么是优秀的生态文学的标准,开创中国式生态文学写作美学体系和评价体系,为中国未来的生态文学写作做出引领性示范。

2022年,《十月》杂志新设了“大地之事”栏目。这也是杂志对生态文学领域关注的延续,期待通过持续的书写,通过刊物引领的写作与阅读的互动,把这个时代优秀的生态文学挑选出来。

## 书写生态文学的多种可能

阅文集团公共事务副总裁 王睿霖

当下,生态题材网文佳作层出不穷,为生态文学在网络时代的蓬勃生长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。阅文集团在此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。一方面发掘故事,激发共鸣。阅文鼓励创作者基于各自生活经历和行业洞察,创作大量优秀故事。尤其是在生态题材方面,逐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。另一方面,基于时代,持续更新。在生态题材创作中,网络文学充分体现了其紧跟时代、不断推陈出新的特点。网络文学的UGC模式也让创作者和读者创意叠加,进一步激活了作品的生命力。

面向未来,发挥好互联网平台优势,让生态文学以更多元的触角触及更广泛的年轻群体,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一是深耕内容,增加生态文学的作品厚度。阅文将通过作家引导和作品培育,持续培育优质生态文学作品。一方面,以创作者为核心,从全产业链角度支持生态文学作家的个性化诉求,持续赋能作家发展。另一方面,通过举办现实题材作品征集等创作活动,引导广大作家更加关注中国独特的生态环境保护经验和模式,努力打造新时代生态文学新经典,让中国生态环保故事和绿色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。

其次,完善业态,拓宽生态文学的内容广度。阅文将持续以精品内容和IP生态链,创造和推广能够跨代际流传的IP,通过实体出版、有声、动漫、影视、游戏等全产业链发力,让更多生态环保题材的好故事以更多元的形式被讲述,立体化地触达年轻读者。

第三,推动出海,加大生态文学的传播力度。阅文将持续推动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,让中国的生态文学故事打开全世界更多人的眼界和心门,在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方面更加出彩。

有着文学湘军美誉的湖南,近年来在生态文学创作上不断探索。一是高度重视生态文学创作工作,湖南省省长毛伟明多次提出,要厚植绿色环境之美和绿色文化之美。二是加强生态文学创作的组织领导。由省委宣传部牵头,2018年组织举办生态自然文学研讨会;2021年组织省生态环境、水利、林业和作协等部门,开展首次“青山碧水新湖南”生态文学创作活动。三是把生态文化建设列入重要工作。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、厅长邓立佳提出创设湖南省作家协会生态文学分会,培养系统内“仰望星空”的文学情怀;全国政协委员、民进湖南省委会主委、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在2021年全国两会上提交“繁荣生态文学”的政协提案;安排专人负责生态文学创作组织与发动,引导全省生态环境系统积极参与创作,并安排资金支持。四是生态文学创

作氛围日佳。毛泽东文学院组织举办生态文学研修班,邀请知名作家为学员授课,形成生态文学创作的良好氛围。五是形成一批成熟的生态文学作品。“青山碧水新湖南”生态文学创作活动收获各类作品千余件,其中长篇小说十余部,两部作品被列入湖南省迎二十大献礼图书。六是涌现一批日趋成熟的生态文学作家。省生态环境厅干部黄亮斌连续出版《圭塘河岸》《湘江向北》《以鸟兽虫鱼之名走进诗经中的动物世界》等作品。

就进一步繁荣生态文学创作,有以下两点建议:一是加快生态文学创作组织建设。建议中国作家协会下设生态文学分会,以带动各省市生态文学组织机构建设;二是国家层面加大对生态文学作品的支持力度。建议国家职能部门牵头,创设相关基金,设置创作主题,招募优秀作家,征集优秀作品,支持作品出版发行。

## 生态文学出版的探索与思考

商务印书馆副编审、大众文化编辑室主任 余节弘

商务印书馆在博物学相关的出版上深耕多年,希望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叙事添砖加瓦。新世纪以来,我们在博物学的框架下构建生态文学出版。

21世纪第一个十年,人类面临的环境、生态、资源问题日益突出,需要对问题进行整体而非局部的阐述,从物种的联系和自然的秩序角度思考并处理这些问题。古老的博物学因此重焕生机。商务印书馆开始了对博物出版的规划。

它们是非虚构的散文体作品,以文学性为基础,阐述博物学知识,表达个人对自然的感受以及自然引发的哲思。

这类书已经从单纯的描写和抒情,变化到同科学、哲学、历史和文化交织在一起,呈现出以博物为基调、讲求关联性的多维度视角。

对于著作类作品,商务印书馆坚持立足当下,把握时代脉搏,主张作品要着眼于追溯人

类认识自然、认识自身的历程,最终通过阅读启发都市人寻找自然、保护自然,以重拾对自然造物的信仰和谦卑。

在选题取材上,以“唤醒现代人对自然的感知和思考”为主旨,内容和形式上更多地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动,从更深的层面认识人类所处的现实环境,为探寻未来发展道路给出有益的建议。

今后商务印书馆将开展以下尝试。一是立足博物观察,重构对生态多样性的描绘。我们将鼓励那些持续观察和能精准描绘现象的作品。

二是立足在地探索,重建历史感和地方感。我们将立足于在地观察,充分发掘这些历史遗产,让我们的自然文学叙事脱颖而出。

三是立足生活体验,连接城市和自然的关系。只有在城市里感受到四季分明、天空的澄澈,才能让我们对自然的书写充满激情。

## 为生态文明建设立言立传

中国环境报社总编辑 陈廷栋

作为一家创办近40年的国家生态环境专业媒体,中国环境报社一直以“传播生态文明,守望美丽中国”为己任,大力传播生态文明思想,培育厚植生态文明文化,助力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。

20世纪80年代,中国环境报社创办“绿地”文学副刊,率先举起环境文学的旗帜,得到冰心等老一辈作家的鼎力支持。报社还创办《绿叶》文学杂志,这是全国唯一一个专门刊登环境文学作品的杂志。

近些年来,媒体业发生深刻变化,报刊杂志历经改革创新,但是我们宣传生态文明的初心没有变,推进生态文学创作的热情没有变,而且紧跟时代步伐,不断推陈出新。创办副刊《境界》周刊,打造“大地文心”品牌。在生态环境部宣教司指导下,自2016年启动至今,已连续举办4届“大地文心”生态文学优秀作品征集活动,推出一大批紧扣时代脉搏、展现生态文明建设成就,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。

进入“十四五”时期,生态文化建设、生态文学发展迎来新机遇。作为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之一,生态环境部与中国作协连续两年联合举办生态文学论坛,规格高、阵容大,并携手举办采风活动,先后组织作家走进山西、四川、青海等地,进一步壮大了宣传生态环境保护、传播生态文明理念的队伍。今年,采风活动将走进辽宁、云南、重庆,我们将以中国生态文学论坛为契机,在各方支持下,做大做强“大地文心”征文以及作家采风活动品牌,为作家、艺术家做好服务,为读者奉献更多的优秀作品,激励更多人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进程中。